

人与自然 植物比人明澈

◆ 王国华

苍黑的山峰上，是植物的绿，苍翠。成千上万棵植物挤在一起，远远望去，分不清谁是谁。就像古代场面浩大的战场上，乱作一团。

现在我已走入战场内部，植物们集体望着我，默不作声。每一块石头，一粒碾碎的土坷垃，都近在咫尺。脸上的青春痘和汗毛暴露出来，一触即发。

两块一米宽的石头，上面的石头头搭一个凉棚，下面的石头举着手，托起中间的几株棘叶草，此乃爬山虎之一种。名字跑不了，它就跑了。初秋季节，多数叶子是绿的，两三片着急的已经变红，往季节深处走去。风吹来，红叶绿叶一起摆动，恰似几只小鼠探头查看。

另两块石头左右分开，中间悄悄连成一点，上顶着天，下接着地。同样的一株棘叶草，通透于天地间，仿佛一个人四肢张开，抓住两边的石头，一站就是一个春秋，明年再见，已不是它。

不远处的一面石壁上，密密麻麻爬满了委陵菜。短短的藤上，挤满其貌不扬的叶子，椭圆形，一圈锯齿状，割不了谁，也伤不着谁。石壁敞阔，无遮挡。秋雨至，凄冷会被放大。委陵菜像棉被一般迎接和软化雨，保护着石壁，石壁比它们硬，却躲在它们身后，不知所为何来。

同样的姿势，紫花枫嫩绿许多，一副羞怯样，它头顶上的土块随时脱落砸下。

一块破裂的石头，斜置于山坡。仿佛是谁有意无意把几个石头叠在一起，其实它们是一整块。一株何首乌长在上面，它缓慢地生长，缓慢地爆炸，终于在某一天将其炸开了。这株何首乌可能是继任者，它数不胜数的长辈一代代都在炸这块石头。它们比移山的愚公家族还要执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植物炸石头，一辈子总算做了一件事。

这是东北的凤凰山，全国各地被称为“凤凰”的山，总要有十几个吧？就像“莲花山”和“笔架山”一样，就有人群中的“张伟”和“李明”一样。此山位于辽宁凤城市，城市因山而得名，似更名正言顺。山上的植物，少珍奇异宝，多芸芸众生。我忽远忽近地看着它们，低矮而结实的树木蹲在山脚下，望着天空，仿佛晒太阳，不小心碰一下，它也叫你。

植物下面，有枯干的小草和树枝，成年积累，尸骨遍地。还有粗大的植物的根，已经发黑腐烂，身体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它们和那些绿在一起，生和死、绿和黑、成长与静寂、过去与现在，自然而然地摆在一起。

山峦的每一个褶皱里都隐藏着植物，远远看去，大片的浓绿，间隔的黑色仿佛是山的本色。走近来看，仍有一层。草太细小，遮不住山的本色。植物们见缝插针，不留余地，不厚此薄彼。

土地并不肥沃，山以石为主，石头比土多，直说吧，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贫瘠和艰难。这样的地方生长这么多的树木和草，我没有看到挣扎，没看到“苦痛中的奋进和不屈服”，亿万年来，它们都是那样。它们比人类古老，比人类看得真，看得全。人类短暂几千年历史，太容易把自己的冲动和愚蠢，全部投射在不会说话的植物上，以物喻人，已几度物。而植物一代代繁衍和传承，比人类明澈。从它们身边经过，应该低下头反省，而不是悲悯那些植物，以免让植物觉得可笑。

初秋的大东北大地上，阳光竭尽全力地照射下来，热量直奔植物而去，让它们自自然然地开放，自自然然地死亡。人类跟着山坡上的植物，借一点点点光。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◆ 张大纲

改革开放40年，咱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先不说这一日三餐从吃糠咽菜到想吃啥有啥；也不说穿衣戴帽从清一色的蓝绿灰到现今的五颜六色时尚摩登。单说这最让大家伙费力气劳神的住房吧，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，达到了让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步。

记得我1991年师范毕业刚分配到小学当老师那会儿。由于家在很远的农村，单位为解决我的住处，特意将少先队大队部盛鼓号乐器的仓库腾出了一半儿，作为我的宿舍。没有现成的床，我就找了块床板，用四把椅子当支架，又从体育组借来一个学生做前滚翻用的厚厚的棕垫往上一铺，一个家就算置办好了。每次学生来我宿舍请教问题，总会饶有兴趣地拿着鼓槌“咚咚咚”地敲上几下。还开玩笑说：“张老师这儿真不错，您晚上睡觉可以敲敲锣打打鼓，不会闷得慌！”这话算说对了，住在仓库里想闷都闷不了，晚上只要是一关灯，老鼠呀，蟑螂呀就会肆无忌惮地跑出来，四处乱窜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晚上，我睡得

正香，忽然感觉脸上有异样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爬动……我猛然惊醒一把抓住那小东西用力摔在地上。等我打开灯一看，地上四仰八叉躺着一只马牙枣一般大小的蟑螂，许是被我摔得够呛，它的几条小腿正不停地抖动着。幸亏我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这要是个文文静静的姑娘非吓得连声尖叫不可，估摸着，打死她也不敢再在这屋睡觉。

就这样，我与老鼠、蟑螂在仓库相处了整整9年，2000年，赶上教育系统最后一批福利分房，当时我又正好交了女朋友，等着房子结婚。在学校领导的多方奔走呼号之下，我有幸分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。房子虽小，但毕竟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窝儿，心里的那股兴奋与幸福劲就甭提了。

我将房子进行了简单的粉刷，买了双人床、电视柜、折叠小饭桌、单门衣柜，整个屋子就满满当当，几乎再无可利用的空间。亲朋好友根本没法学来串门儿，因为这屋子里只要是超过仨人，老鼠呀，蟑螂呀就会肆无忌惮地跑出来，四处乱窜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晚上，我睡得

住房三级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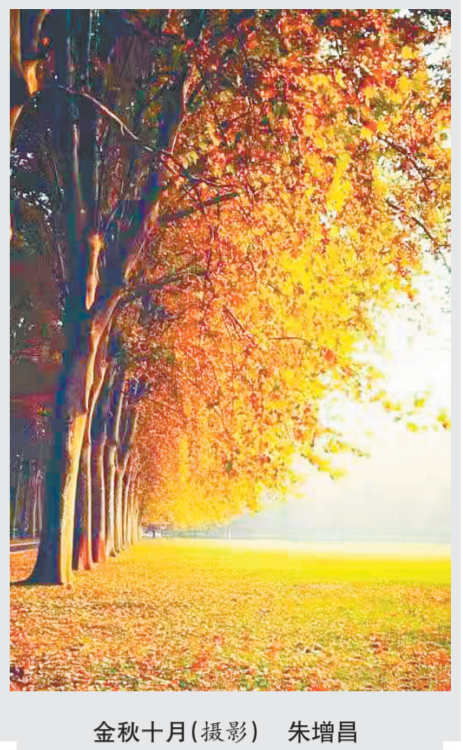
◆ 张大纲

龄都不小了，该考虑要个孩子了！”我点点头。爱人又说：“要孩子之前，咱得先做好准备，买个大的房子，有了孩子这10平方米的小屋绝对摆弄不开。”经过商量，我和爱人达成一致意见，决定买个三居室的二手房。在双方家人的资助下，加上我俩的全部积蓄，又向银行贷了点儿款，2006年我俩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三环外买了一套满意的87平方米的二手房。我们将新家好好装修了一番，从家具到电器一水儿换了新的。亲朋好友纷纷来祝贺，都说这房子宽敞、亮堂。

2008年我的女儿诞生了，为了照顾孩子，双方老人商量好，轮班来帮助我照顾孩子。在对老人们的无限感激之余，我们忽然发现，这8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三口人住还可以，可是加上家里的老人就变得有些挤了。一家三代一个卫生间，早上起来洗漱、上厕所弄得大家都特别紧张。于是，“换个大房子”便被提上了日程。经过多方寻找，二手房、新房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套。2013年初的时候，我和爱人选中了郊区的一套190余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三卫商品

房。小区是新建的，绿树成荫、曲径通幽、小桥流水、鲜花烂漫。房子自带精装修，四个房间都是木地板，装的全是落地窗。客厅有40多平方米，大理石的台面能照出人影。全家人乔迁新居那天各个喜笑颜开，女儿兴奋地在客厅滑起了旱冰。老爸这屋瞅瞅，那屋看看，不住地点头：“好，好啊，这大房子要是在改革开放前，要当部长的人才能住得上啊！想不到如今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住上啦。”就这样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，受惠于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，我这个普普通通人民教师的住房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不断变化，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三级跳。

转眼之间，5年又过去了。前不久，我们一家人在客厅观看电视剧，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忽然指着剧中主人公的小洋楼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看人家的别墅多漂亮啊，以后咱们也买一栋吧！”我和爱人相视一笑，看来下一个宏伟的购房目标女儿已经为我们确定好了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目标并非高不可攀，用不了几年一定会实现的，对此我充满了信心。



金秋十月(摄影) 朱增昌

香甜红薯暖冬天

◆ 王灿

位于南阳盆地“东大岗”脚下的故乡，往昔几乎家家都要种上几亩甚至十几亩红薯。“霜降”前后，是收获红薯的季节，家乡人叫“红薯季”。

过完“红薯季”，天气渐冷，但香甜的红薯温暖着冬天，温暖着庄户人家。

一年红薯半年粮。红薯虽是粗粮，但物质匮乏年月却是农家人的主食。“这村到那村，吃的红薯根；那家到那家，吃的红薯叶；红薯汤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……香甜、家常、温暖的红薯是肚皮的依托，在寒冬里给农家人相濡以沫。

苞谷惨熬煮一段时间，将滚刀红薯块丢入其中，那熬熟的蛋黄色黏糊汤汁里既有红薯的软糯甘甜，又弥漫着苞谷的清香。就饭的菜蔬，大都是自种的萝卜、白菜等青菜，或腌制的韭花、酱豆、芥疙瘩等咸菜，可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农家人笑盈盈地说，苞谷掺儿丢红薯，喝得肚子歪扭住。如果赶上过节，炒上一盘野菜辣或藕肚皮梗拌土鸡蛋，抑或是五花肉地粉条，那一餐俺小孩们更是风卷残云一般，把一锅饭吃得净光，甚至连焦黄的锅巴也不放过。

鲜红薯经刨子刨成片后，撒在地里晒干就成了红薯干，俗称“猫耳朵”。将洗净的红薯干，掰成小块，熬制成的“红薯茶”，就是农家人心中的“碧螺春”。

红薯面“窝窝头”的做法颇为独特。用擀面杖揉开发酵好的红薯面团，将光滑的面团卷成长条状，揪出一块滚成球形，大拇指伸入球状中间，顺时针打圈，馒头坯就做好了。稍汤片刻，洞口朝下放入笼屉。水烧开后，蒸一刻钟，焖五分钟，甜香喧腾的窝窝头，就可以出锅上桌了。农家人说，“窝窝头蘸辣椒，越吃越上瘾”。红薯面加水搅拌成稠糊糊，将面团倒入漏勺中，用手不停揉搓，面糊经过筛网滴入滚锅中，纷纷滚水里的面疙瘩，如游弋水中的蛤蟆蝌蚪一般，农家人亲切地称为“蛤蟆蝌蚪面”。用笊篱捞起，佐以蒜泥、陈醋、生抽等调料凉拌，亦可配葱、韭菜、蒜苗等炒食。

做饭时常在锅底洞的草木灰里埋一半个红薯，饭中了，红薯也焖熟了。用火钳挖出，稍微凉凉，剥开焦黄的嫩皮，沙瓤、红心的薯肉映人眼帘，晶莹欲滴的薯糖溢满薯身，香喷喷的薯味扑鼻而来，咬一口，黏黏绵绵，蜜甜蜜甜，入喉即融，那味道、那口感，堪与糯米糍媲美。

在与红薯相依为命的冬日子里，农家人挖空心思将寡淡的红薯变成丰盛的饭食，搞着一家人的肠胃。日月如梭，世事沧桑。近些年，好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吃腻了细米白面，蓦然回首，纯天然的红薯粗粮倒成了时尚。尽管甜丝丝的红薯一直没离开餐桌，但我怎么也吃不出当年地道的红薯味来。



秋韵国画 蔡卫星

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启事
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前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这40年是风云激荡的40年，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，在广阔的舞台上展现中国的魅力和风采；这40年是砥砺奋进的40年，中国实现了从“赶上时代”到“引领时代”的伟大跨越；这40年是日新月异

史海钩沉

刘邦纳谏

◆ 卞卡

在我国历史上，刘邦（公元前256—公元前195年）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生于沛郡丰邑中阳里（今徐州丰县），且当了安徽泗水亭长。这是一个“芝麻粒”一般大小的官。当时秦暴政无道，他带众人服役，中途遇雨阻碍前行，掐算日期不能按时抵达服役之地，按秦苛政严法，必将引杀身之祸。在此生死攸关之际，权衡再三，他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毅然斩蛇起兵，开始兵刃生涯。经过数年刀光剑影，胜者为王，建立汉朝，并尊为高祖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群雄蜂起，其中最为强者如西楚霸王项羽等，因而刀兵相向中，演绎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争斗场景，为历史留下许多兵家斗智斗勇的经典故事，而今荣阳境内广武镇的“汉霸二王城”遗址，就是当年刘邦和项羽以“楚河汉界”相对峙的佐证。

客观地说，刘邦并不事诗书，或者说就是一个“粗人”。然而难得的是，他的麾下却多才俊，刘邦又知人善任，他同他的“幕僚”同心同德，运筹帷幄，为刘邦节节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《纲鉴易知录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乙未（前206年）冬十月，刘邦至霸上（今西安市东），秦王子婴，素车、白

马，将封皇帝玺、符、节系在脖子上，降于轵道（驿亭名，在今西安市东北）旁。秦暴政意愈怒，子婴降。刘刘邦对秦暴政的憎恶，他完全有理由将子婴处死，而且会得到诸将的赞许。不料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刘邦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，且人已降，杀之不祥。”遂将子婴以属吏对待。这从另一侧面说明，刘邦是个豁达大度、宽厚爱人之辈。之所以能如此处置，其背后显然有“高人”指点，或因受智囊人士处事方略的熏陶，使他能这样决断。

另据《纲鉴易知录》载：刘邦入咸阳后，随即废除了秦的严政苛法。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既入咸阳，“诸将皆争取金帛财物；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藏之，以此得具知天下险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。”显然，这不仅

连载



杜湘东便小跑着穿过看守所，从侧门绕回宿舍，到屋里取了一包东西出来。那是刘芬芳给他的囤积的囤积。前两天刘芬芳开了个电话，交代说，她在收冰棍棍的日子再“下乡”一趟。这就是督促他要换东西了。换就换吧，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时，也完成他们这段恋爱的最后交接，真是一举两得。以后刘芬芳就不会来了吧，她会在城里过着她的日子，那些日子将与杜湘东再无交集，她的忧愁也不是他的责任了。杜湘东的心里又是一种痛，他提醒自己，一会儿见到刘芬芳，他得尽量表现得软不硬、不卑不亢。太软太硬太卑太亢了都会招人看不起，作为一名警察，他需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尊严。他也就剩一点儿尊严了。

于是，杜湘东回去时故意挺直腰杆儿，把大檐帽又正了正。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去分手，而是像去立功受奖。囤积和毛衣就夹在腋下，软乎乎却沉甸甸的，谁知道今年冬天就要穿在谁身上了。然后，他就听见了电喇叭的警报声，紧接着是56式半自动步

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降灾，宜编素衣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纣为虐。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，愿听谏言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且是二位大臣的肺腑之言，殷殷劝助，刘邦不得不思量，仿佛也从中悟出了斤两，遂放弃原来的作为，还军霸上后，悉召父老秦豪杰谓约法三章曰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余悉除去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毋恐。”秦民大喜，惟恐沛公不为王。至此，刘邦所想和作为转了一个大弯儿，放弃的得到的，显示出天壤之别。

刘邦纳谏，民心所向，在与项羽的争斗中，又有麾下良臣的智多谋广，最后垓下之战，让孤傲自负、刚愎自用的项羽身处四面楚歌之境，无奈中上演“霸王别姬”悲剧，自刎于乌江。刘邦则旗开得胜，在回故乡同乡亲豪之际，放声高唱《大风歌》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

汉高祖刘邦，破秦灭楚成帝业，在位12年，62岁驾崩。作为杰出的政治家，卓越的战略家，使大汉王朝在我国历史长廊中占尽一代风华。

按照计划，被挑选出来的犯人们要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三到五人。前一组先把货物搬到某个中间地点，替换的另一组再过去接力。一拨儿人干活儿时，其他人就在各自的监舍里候着。如此几趟，等把货物从劳动车间运送到高墙的墙根附近，就该最后一组上场了：他们只需要让货物跨过警戒线，码放在看守所正门内侧的那块空地上即可。而毕竟是要靠近门口，把食品公司的车放进来，让冷库职工自己装车。

如此一来，让姚斌彬和许文革负责最后一段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了。姚斌彬虽然手上没劲儿，可许文革干活儿一个顶俩，这就不会耽误好好的交接时间。再说这两犯人还曾经立过功呢，功臣总是格外值得信赖的。后来上面调查逃跑事件的时候，杜湘东如实交代，如果由他挑人，挑的也会是姚斌彬和许文革。

交代完毕，开始干活。起初一切正常，犯人们或扛或拽，把车闸里堆放的麻袋往外运去，远看好像蚂蚁搬家。这些麻袋散放在屋里还不算什么，聚拢在阳光底下，就变成了一座相当巍峨的小山。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长的扁平小木棍组成，就可以联想到北京城里有多少怕热的胖子和馋嘴的小孩儿，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、小豆和牛奶冰棍。这还不算最壮观的呢，杜湘东听刘芬芳描述过她们冷库储藏猪腿的场面：几百条猪腿在一字排开的铁钩上齐齐挂着，膝盖微弯，蹄尖笔直，毛发早已褪尽，皮肉覆着白霜，简直就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团正在集体汇演。真不知她怎么会从猪腿联想到芭蕾舞，而想到芭蕾舞都是让她忧愁的。想到刘芬芳，杜湘东的心里便痛了一下，那种痛感倒不剧烈，只是隐隐的，但却让他感到憋闷。这时看到老

“杆儿犯”又在偷磨磨洋工，他烦躁地吹起哨子，训斥了几声。

就这样，麻袋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，集中再分散，终于移动到了一堵儿人的阴凉处。这时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了，只好先让犯人们吃饭，吃完饭，杜湘东和老吴才从十七、十八监分别叫出了姚斌彬和许文革。分到劳动地点，杜湘东四下望望，确定附近并无闲杂人等，又低头检查了一下俩人的手腕，确定手铐上好了解，这才点点头，表示他们可以开始干活。许文革弯下身子，两手抓住一个麻袋，硬生生往肩上一甩，直起腰来就走；姚斌彬则左手攥着麻袋角，右手爱莫能助地搭在一旁，屁股朝前迈着碎碎步，仿佛一松手就会摔个四脚朝天。俩犯人先后到达了终点，又规规矩矩地折回来，开始第二趟搬运。杜湘东依次看了看他们的脸，都是沉静的、心无旁骛的，仿佛他们并未意识到那道自由与监禁的分水岭近在眼前。随后是第三趟、第四趟、第五趟……他们沉默地重复着机械劳动，脸上、脖子上淌出了一道一道的汗水，粗布“号服”被渗透了

枪的枪声。声音是从正门方向传过来的，惊得杜湘东浑身一抖。

他撒腿往枪响的方向跑去。隔着好远，便看见看守所的正门开了个洞。那是镶嵌在大铁门里的一道小铁门，也就一人多宽，平时锁着，只有接收或者释放犯人的时候才会打开。小山一样的麻袋稳稳当当地放在门里，而老吴已经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。姚斌彬和许文革却不见了。就这么一会儿工夫，就这么一会儿工夫。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，那一瞬间眼睛再看什么都是花的。好在心思还算镇定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扑到老吴身旁，看看同事是死了还是活着。

老吴身上并无伤痕血迹，只不过迎头挨了一记重击，被打成了乌眼青。杜湘东揉着他的肩膀晃了晃，一道口水从缺口缝里流了出来。老吴这才叫唤起来：“哎哟我操。”

“人呢？”杜湘东吼道。老吴好像还懵着，又腿坐在地上，扬手指指敞开的小门。他身上那串钥匙就挂在门上的锁孔里。门外是条土路，通往南边的

农田和柏油公路，但土路侧面却有一条沟沟，蜿蜒着往东分出岔去，最终会与一条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。

杜湘东又叫：“到底往哪儿跑了，路上还是河里？”老吴说：“没在一块儿，一边儿一个。”

这下杜湘东也懵了。他既没想到这俩犯人居然敢行凶、敢越狱，更没想到他们在行凶和越狱时居然还那么冷静，懂得要往两个方向逃——这样一来，同时落网的概率就要小得多。而接下来，最让他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。当杜湘东冲到门口，站直了往外眺望，心里盘算着该朝哪个方向追时，身后的老吴却结结巴巴说：“枪，枪……”

看守所的管平时本不佩枪，需要执行重大任务时才佩。而重大与否，就取决于犯人有无失去控制的可能。既然是相对自由的室外劳动，因此杜湘东与老吴就都配了枪。枪内共有满匣子弹八发，没拉保险栓。